火焰中的祖宗容顏

六月中旬，參加了旅居北部的北鄒同鄉會，是在烏來的桶後溪以野營的方式舉行。

負責炊事的女同胞們，為五六十個五臟廟所需揮汗準備著。男性同胞有的到林間撿拾乾柴，有的支搭帳棚，整理場地。男性同胞們打定了主意，既然來到了山林，不必裝文明，隨性地通夜守住篝火閒談吧，會喝酒的更是說，了不起醉倒篝火旁。所以，少數帳棚只是為了已經習慣文明需要保護的婦孺而準備著。而我們的小同胞們，早已迫不及待地戲水，拿著小網網小魚，網蝌蚪。稚嫩的歡樂聲，增添了山水的色彩。

在河床堆上乾柴，燃起篝火，大家將就著河邊的石頭或搬來木頭充當椅子，圍

在篝火邊坐著。同鄉會會長請一位長老禱祝一番後，便帶領全體唱一些懷念先人和大社部落的歌，還有一些祖宗勸勉後人的歌謠。鄒族的兒女，不管身在何處，感念起先人，鄒的血液總是沸騰著。

唱起第一首「塔山之歌」，歌詞是這樣說：

「伙伴們走在陡坡上，當曙光逐漸展現時，已經登上了可以瞭望的平臺，父老們訴說起群山的名稱，聽了心中真是無限的驚訝，也感懷先祖們所曾經踏過的路徑。登上了塔山，視野更廣闊。看吧，這兒是二萬坪，那是阿里山，都只在我們的眼底下。抬頭看哪，那就是玉山，被白雪覆蓋著。傳說我們的始祖就是從那兒來的。」

唱著唱著，莊嚴的歌聲，把大家的魂魄緩緩帶離這個北臺灣山區的現實裡，牽引到那些族人們所熟悉的，原本屬於鄒族傳統領域的各個山嶺。

神遊中，我們站在山頂上，極目尋找祖宗們的身影，循著他們的腳蹤，豪情地縱橫在玉山的胸懷裡。徜徉在八通關的箭竹林原上，在千年歲月裡吸收日月精華的阿里山原始林蔭下，自在地沐浴在大自然的豐腴裡。

忽見老祖宗們以穩健的步伐，自玉山大步跨出，有的順著陳有蘭溪後，再慢慢

的散到濁水溪流域；有的沿著清水溪下來；有的下到長谷川溪，順著曾文溪，展延至寬廣的嘉南平原；也有的下到楠梓仙溪，直到荖濃溪泮。在山林，在平野，處處都可以見到我們披著皮肩，佩著直刀，帶著弓箭追獵獸群，或是在溪裡撈捕魚蝦矯健的身影。

歌聲的翅膀，也把我們帶回古老部落的茅屋前，見到了頭上裹著黑布的女祖宗們，一邊以手指當耙，梳理苧麻纖維，準備紡線織布，為家人縫製斜衣、片裙或胸兜等衣物，一邊笑談著家常，交換生活經驗。

茅屋裡，一位老老祖宗正坐在篝火前，諄諄傳授兒孫們有關山林的自然法則和生活的智慧。藉著篝火的微光，他那已然老花無神的老眼，掃視圍坐身邊的兒孫，鄭重交代各氏族遷徙的的路線。當他訴說起他們或是之前的代代先人，如何為了捍衛氏族領域和部落所展現的英勇事蹟時，老老祖宗的眼神，難得現出了平日裡已經少有的昂揚的神彩，與閃耀的火光相輝映。望著老老祖宗對兒孫殷勤期望的眼神，同樣坐在現實篝火前的我，只有慚愧地低下頭去……。

離開故鄉嫁作漢人婦四十年，頭一次正式參加族人聚會，整日裡，耳裡聽的，嘴裡唱的說的都是鄒，我的心滿了鄒情到幾乎要漲溢。

到了晚上，我顧著篝火，眼睛直盯著熊熊火焰，思想起族人今日景況，禁不住內心的澎湃，起身退出篝火邊。黑暗中，在多石的溪邊一腳高一腳低的走到沒有人的地方想抒抒心。

不意抬起頭，望著清澈的夜空，滿天繁星近得可以伸手摘下來似的。心裡忍不住問起星兒們，可知今夜在遠離故鄉的這個北部的河谷裡，有一群鄒族的兒女聚在一起？星兒們像是猛眨眼，表示它什麼都知道，因為千百年來，在族人顛沛流離的歲月裡，它始終伴隨著。至終，失去了傳統領域的獵人的子孫，只能隅居陡峭群山間狹隘的角落，甚至流落他鄉。對族人種種深沉的隱痛，星兒們似乎閃爍著淚珠，無言對著哽咽的我。

回到營地，男同胞們圍坐著，隱隱約約好像是談論著現時鄒族的什麼事情，我就刻意加進去，和我比較熟識的同鄉會會長和一位姻親中間，他們看見我，當然也客氣的招呼：

「yusungu，inoconi」（坐呀，媽媽一個）

inoconi 是鄒族對所有母輩女性的統稱。鄒族沒有像漢人對親族那樣複雜的稱謂，如此親切的稱謂，充份表現出過去以宗族治理一切的鄒族傳統社會。

祖父在鄒語叫 aki，祖母叫 bai，凡是祖父輩的男性，都可以直接叫 aki。祖母輩的女性，也一律稱 bai，但是，有時為了讓在場的人聽了能分辨哪一位，就必須加上那人是哪一家的 aki，哪一家的 bai。

父親鄒語叫 amo，母親叫 ino。和父親同輩的男性，都叫 amoconi（爸爸一個），意思就是你和我父親一樣的親，親到等於是另一個爸爸。同樣的，母親輩的女性，也都叫 inoconi（媽媽一個）。不能像叫祖輩那樣，隨便直接叫人家爸爸或媽媽，那會讓人誤會族人的男女關係不清不楚。所以，一定要加「一個」，意思是另一個爸爸或另一個媽媽。如此親切的稱呼，在背後有其宗族的意義，長輩聽到這麼親切的稱呼，就要警惕自己，對晚輩當付出無私的關懷和教導，並且要作好的榜樣。

鄒族對母輩的女性還有更親暱的稱謂，例如叫伐依絲阿姨，晚輩可以叫 nun'ufais（nun'u 在鄒語是乳房或乳水的意思），聽起來有點肉麻奇怪，但有這樣的稱謂，正是反映過去宗族生活的緊密關係。因為過去鄒族傳統社會是以宗族組成，一切都納入宗族生命共同體來治理。例如有嬰幼兒的母親去世，就由親族輪流幫忙照顧，正在哺乳有奶水的婦女也要輪流哺餵，以共同維護宗族生命傳承為責。

況且在平日的生活中，作母親的有時因外出工作或其他事情耽誤，到了嬰孩該

吃奶的時間還沒有趕回來，或是母親生病無法餵奶時，通常就由親族中的伯母、嬸母、姑母或是阿姨們，讓餓肚子的小孩緊貼在她那溫暖的胸膛，把她寶貴的生命之泉分享給別的孩子。所以，任何人小時候都有可能吃過別人媽媽的奶水，所以稱母輩的女性們 nu'nu 某某，正是表達了宗族的緊密關係。

造物主造在過去傳統鄒族婦女胸膛上的那一對乳房，可不是虛設在那裡，更不是為他人觀賞所預備的，它實實在在的在宗族生命傳承上發揮了最大的貢獻。

圍坐的男同胞們挪出位子讓我擠，可是卻中止了他們原先的談話，轉移了話題，甚至唱起歌來，我也跟他們唱和著。

後來我問坐在旁邊的姻親：

「你會不會唱依呀哈吔那（iyahaena）？」

那是鄒族對所有古調歌謠的統稱，這一類的歌，大都是用現今只剩幾位族中耆老才能懂的鄒族的古語吟唱。

在那全靠一雙腳行旅的世代，特別是老人家。要翻山越嶺找親戚，真的是不容易，所以這些歌詞的意思，就少不了互訴上回分手後的情形，互勸在當下要珍惜難得相聚的機會，要以歌唱飲酒來盡興地歡樂。當再次離別後，親愛的親友們要多珍

重。或是勸勉年輕人勤奮努力，要常常感念先人的教導和辛勞等。

記得我的 amo（父親）還健在的時候，不管是在田裡頭，或在家裡編織或做修補的工作，甚至行路時，隨時吟唱古調。喝酒的時候，假如有人要和他對唱，他唱的更是起勁。遺憾的是，因為古語聽不懂，也誤以為那只是喝酒的人才唱的歌，我又不喝酒，就沒心學，甚至有些鄙視。因為在那個年代，人人要為大環境所賦與的使命大聲喊：「復興中華文化、反共抗俄、消滅共匪」等等的口號，日日唱反共歌曲。現在回憶起來，不怪我的父親常常無緣無故的生氣罵人，原來我們年少的耳朵，年少的心，都被這些口號，還有教堂那美妙好聽的詩歌所充滿，當他在哪裡獨自吟唱古調時，我們不曾體會他那顆落寞的鄒族靈魂。

古老對歌，我的姻親說他會唱一點，於是我們二人學著以前見過的喝酒的老人，按著節奏前後邊晃邊唱，除了會長和我們一起晃跟著哼外，其他人全都啞了口，因為他們不僅不會唱，恐怕他們當中生長在外鄉的更年輕的一代也很少聽到。

後來，我自己也唱不下去了，感覺到自己在他們當中這樣的行為有些突兀，也覺得自己有點莫名其妙，唉！我只不過是想在族人的場合裡咀嚼一點古老的鄒味而已。

想我才六十多歲，我真的和年輕族人這麼地格格不入嗎？難道我真的那麼的老古董了嗎？古董到像我在火焰中看到的那個老老祖宗的容顏？

夜深了，鄉親們把酒閒談的閒談，唱歌的悠然地唱著，已經少了從上午到這之前，在主辦者所安排的有趣味的各項活動，還有隨時起意就歌唱走跳的熱鬧歡樂場面，小小同胞們已經鑽入可愛的美夢裡。

當我獨自顧著篝火，忽然，在向上冒著的顫抖的火焰裡，驚見頭戴插著鷹羽的鄒族皮帽，帽簷下有張古老鄒族的面孔，那深深刻劃著無數風霜歲月痕跡的老臉龐，卻也透溢出沉穩堅毅的氣息來觀照篝火邊的族人。怎會——我懷疑自己的老花眼，待我揉揉眼睛，還來不及看清楚老祖宗是以怎樣的眼神，來看他這群離開山林，流落在都會裡的鄒族子孫時，已倏地就不見了。

那個只應在故鄉山林裡見到的古老祖宗的容顏，怎會在這裡顯現？他是對這些流落他鄉的子孫感到不捨而特地來探望的嗎？或者，這只是因為我常常渴想貼近鄒古老的胸膛，想要聆聽他那古老的心跳而引起的夢幻？

代代總得有人做傳承的工作。今天的開會式中，會長給離鄉背井打拼的族人一些勉勵，也表揚了一些在職場上或是在學業上有優秀表現的的族人。年輕人當中，

有考上研究所的，有考上飛官的，真的表現不俗，所以大家都用力拍手，給予最大的祝福。

世代不斷的向前推進，現代的鄒族和以前先人們真的是大大不同，年輕的族人紛紛離開部落，到廣大的世界接受不一樣的挑戰，連我都不是很瞭解他們，更何況是我們的老祖宗們。

再怎麼依戀古老的鄒，年輕一代有年輕一代所要努力面對的環境，而他們的成就一樣是鄒族的光榮。他們和過去披著皮衣在山林間披荊斬棘的老祖宗們所面對的不一樣了，但是，流著的鄒的血是一樣的熱，鄒的心也是一樣的堅毅。然而他們要面對征服的，不再是大自然，而是屬於他們這個新世代的新的世面。

想那火焰中的祖宗容顏，雖然沒看清楚他的眼神，是含著落寞？是疼惜？還是為這些子孫感到驕傲？不管怎樣，想必他和我一樣，在北臺灣美麗的星空下，燃燒著對鄒族最熱切的期望。

二〇〇四・十・二

二〇〇五年山海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組第三名